

渡上飞兵

李永鸿



革命故事集

淀 上 飞 兵

李 永 鸿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四 年 · 北 京

封面、插图：魏奎仲

旋 上 飞 兵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印

字数12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$\frac{1}{2}$ 插页2

1973年5月北京第1版

1971年9月天津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4·2008

定价0.40元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内新华书店发行

目 录

南淀口的火种·····	1
首战大清河·····	17
扑不灭的烈火·····	25
夜袭马车店·····	46
二进大流湾·····	53
补网·····	71
虎口拔牙·····	76
小金水巧钩鬼子兵·····	88
镇龙台·····	99
三棵芦花·····	115
堵窝拘螃蟹·····	126
夜渡·····	140
卖菱角·····	147
护运途中·····	155
过年·····	162
风雨三淀口·····	172

冰雪神兵..... 180

后记..... 202

南淀口的火种

白洋淀中心的渔村水庄子，有个青年渔民叫何铁桩。这个小伙子，身强力壮，长得很虎势，往那儿一站，象半截黑塔。两道剑眉，一双锐眼，白天看得清云中鸟，晚上看得见水底鱼。这铁桩生在渔船，长在渔船，从小跟着爹妈在淀上捕鱼打雁，水里钻，浪里滚，弄火枪，耍渔叉，练就了一身好本事。论凫水，一口气扎个猛子，能出去二十来丈远；论枪法，天上的雁群说打哪只就打哪只，真是驾舟如箭打飞鸟，百发百中不用瞄。水庄子一带的渔民，都称他是神枪手，说他赶上了他爹何振。

提起铁桩他爹，还得讲到他一家的苦难遭遇。铁桩他爹妈很穷，祖上留下的两间破房，被渔霸韩万冬逼账卖掉了。铁桩一家三口，只剩下一条破渔船，东飘西荡，满淀为家。铁桩五岁上，他妈冻饿而死。他爹何振又当爹又当妈，扯拉着铁桩，继续捕鱼打雁糊口。后来，何振在水庄子渔民李刚的帮助下，才在水庄子落了户。何振有一身捕鱼打雁的好本事，渔民们合伙捕鱼打雁的时候，老是选他领头。这个人是个火爆性子，越穷越刚强，对地主渔霸有着刻骨的仇恨。

铁桩十五岁那年，九月的一天后晌，何振带着铁桩，跟李刚、刘江、高智等十几个老少渔民一块去大淀打野鸭子。刚打了一群，渔霸韩万冬就带着两个狗腿子赶到了。

韩万冬说：“谁叫你们在这儿打野鸭子？”

何振挺胸往船头一站说：“我们自己要在这儿打！”

韩万冬摆出一副凶相，怪叫了一声：“不许你们在这儿打！”

何振更不示弱，高声地说：“淀是自然淀，水是天然水，这儿的野鸭子又不姓韩，凭什么不叫打？”

那渔霸蛮不讲理地说：“这淀里的鱼是我的，你们打野鸭一响枪，震破了鱼胆，谁赔？要打，也可以，就是不许响枪！”

这时候，十五岁的小铁桩忍不住心头怒火，用手指着韩万冬的鼻子，大声说道：“你是狗打呵欠，怎么张个臭嘴？天要是打雷，还不得把鱼都震死！”这话把个韩万冬噎得一楞一楞的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渔民们暗暗称赞，小铁桩真不赖呀，这话说得有理，便一齐喊道：“是呀，不响枪怎么打野鸭子？你这不是存心刁难吗？”

韩万冬吃了渔民们一气儿顶撞，又变了调门：“好，好！要打也行，咱们来个三七抽，你们得七成，我只抽三成。”

四十多岁的李刚一听也火了：“敢情你是捞油水来啦！野鸭子不是你家养的，你凭什么要抽？”

铁桩瞪圆了两眼说：“连根鸭毛你也拔不了去！”

大家齐声喊道：“对，不给他抽！”

韩万冬气得瞪着两只黑鱼眼，叫道：“好哇，你们要造反啦！”一使眼色，两个狗腿子伸手就掏枪。

何振一声冷笑：“怎么，要动武吗？”只见他手一摆，十几只渔船冲韩万冬就围了上去。渔船上架着的一棵棵打猎的大抬杆，枪口都冲着韩万冬。小铁桩、高智、李大河、金河出等几个年轻渔民，手里还举着铁砂子火枪。人人是满脸怒气，紧盯住韩万冬。

韩万冬一看这阵势，知道不好惹，只得灰溜溜地钻进苇塘沟子走了。

何振、李刚带着铁桩，高高兴兴地跟大伙儿分手回了家。没料想，韩万冬回去马上派人买通了县衙门，当夜就把何振、李刚两人抓走了。

铁桩几次约了比他大五岁的高智一道，到县里去探监，一次也没见着他爹和李刚大叔。铁桩恨死了渔霸韩万冬和国民党的县官，天天想着报仇。那一阵，每天晚上，铁桩一个人带上火枪，划了小船，偷偷到邻村韩万冬家门口对过的苇塘里掩藏着，想等机会打韩万冬。一连等了七八夜，都扑了空。铁桩也不灰心，还是坚持去等。这天夜里，韩万冬出门送客。铁桩在苇塘里隔着河沟看得一清二楚，等客人的船划走，韩万冬转身要回家的那工夫，“轰”地就是一火枪，正打在韩万冬的后腰上，韩万冬一头栽倒在地。护院的狗腿子闻声出来到处搜索，铁桩早就穿过密密层层芦苇划着船走了。韩万冬受了重伤，养了几个月才好。到处打听，也

没找着打枪的是谁。

何振被抓走以后，李刚的老伴李大娘见铁桩没人照管，就叫他住到自己家。李大娘有个闺女叫菱菱，比铁桩小四岁，二人兄妹相称。从此，娘儿仨相依为命。五年过去了，铁桩满了二十岁。

那时候，日本鬼子早就占领了河北省，国民党的遭殃军也向南逃跑了，鬼子的狗爪子还没有伸进白洋淀里。中国共产党在淀里发动和组织渔民群众，开展了抗日活动。很多渔村在党的领导下，组织自卫队，建立抗日政权，废除苛捐杂税，实行减租减息、合理负担，渔民们抗日的心气儿越来越高。

水庄子村一带也来了一个区干部，名叫赵亮。赵亮是随北上抗日的红军从陕北来的。他到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发动群众，培养本地干部。赵亮了解到铁桩苦大仇深，从小就敢跟地主、渔霸斗争，就很注意培养铁桩。在水庄子，他夜间常常跟铁桩睡在一条渔船上，有空还跟铁桩一块下淀捕鱼打野鸭，利用这些机会，给铁桩讲日本帝国主义怎么惨无人道，讲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讲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党的政策，一次又一次地把毛主席的思想传给铁桩。铁桩在赵亮的教育帮助下，阶级觉悟、民族觉悟提高得很快，参加抗日活动很积极。没过多久，他由赵亮介绍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村里成立自卫队的时候，他当了队长。打这以后，铁桩为抗日练武艺的劲头更大了。有一次，我们的主力部队经过白洋淀，在水庄子宿营，铁桩看到自己的队伍有

步枪，还有机枪，心里的高兴劲就不用提了。机枪射手见他那个爱枪的劲头，就主动教会了他怎么打机枪。

转眼就到了一九三九年的立夏。这时候，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新安城，广大的渔村还在我们手里。一天下午，铁桩约了他的好朋友高智，准备到南淀口赶集卖野鸭子。他把野鸭子整理好，把那两根丈把长的大抬杆留在船上，想明天回来在路上遇到野鸭子再打一会儿。一切准备停当，自个儿坐在船后梢等着高智。正好赵亮从岸边路过，看见就问：

“铁桩，干嘛去呢？”

“上南淀口卖野鸭子，赶明儿的早集。”

“怎不明儿起早去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南淀口离这儿二十多里，起早去就赶不上趟了。”

“哦！”赵亮跨上船，挨着铁桩坐下，悄声说，“我刚从区委开会回来，告诉你个消息：日本鬼子这几天可能要进淀‘扫荡’。上南淀口你要小心着点，说不定碰上敌人。”

铁桩点了点头，问赵亮：“鬼子怎么现在要进淀呢？”

赵亮说：“咱们白洋淀处在京、津、保三角地区，战略地位很重要，敌人不保住这个地区就很难在华北站稳脚跟。另外，白洋淀又是天津通保定的水路交通必经之地，敌人也想打通这条水上运输线。他们进淀就为的这些。”

铁桩一听，眼都瞪圆了，“咚！”一拳头重重地砸在船帮上，说：“它想得倒容易！咱白洋淀人民决不能叫敌人随随

便便进来，进来了也不能叫它安生！”

赵亮说：“对，我们不能叫敌人安生！上级指示，白洋淀要组织水上游击队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铁桩一把拉住赵亮的手，站起来说：“老赵同志，什么时候组织游击队？我头一个报名。”

赵亮哈哈笑了，起身拍了一下铁桩的肩膀说：“那还能少了你这个神枪手？你先去卖鸭子吧，回来咱们再说。我还有点事。”说着上了岸，回头又嘱咐道，“千万要小心哪！”

“哎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赵亮刚走，高智划着小船到了。铁桩叫高智把船停在村边，两个人划了一只小船奔了南淀口。一路上，铁桩把刚才赵亮谈的事给高智讲了。两人约好，回去一块参加游击队。

天黑的时候，两人来到南淀口村东边，把船停在一片苇塘中间，就睡在船舱里。

这南淀口有两千米户人家，是白洋淀边一个最大的渔村和集镇，水旱交通方便，是个商业中心，渔民们叫它小天津卫。这儿的抗日活动开展得比较早，在白洋淀起了带头示范的作用。每逢集日，街上经常有人讲演，还有活报剧演出，宣传抗日救国，赶集的群众都很爱听。铁桩和高智商量好，明儿早晨卖了鸭子，还要去听一听。

他俩躺在船上，高高的芦苇象围墙一样护着他们。风，从苇子缝里吹进来，凉飕飕的。满天星星眨巴着眼睛瞧着他们。两人说着话，慢慢睡着了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铁桩、高智就起来了。刚把船划到岸边，就听有人喊：“老弟，你那鸭子我全要了。”

铁桩见是南淀口街南头卖卤鸭的老头，是个老主顾，忙说：“好，我给你送去！”转脸对高智说，“你看着船等我吧！”他俩把鸭子装上麻袋，铁桩背着上岸去了。

铁桩跟着卖卤鸭的老头，走进街南头一家小卤鸭店，把鸭子交给老头。还没算完账，就听一阵汽船响，接着街里一片乱腾：喝骂声，哭叫声，夹着鸡飞狗咬。铁桩探头往北一瞧，原来是敌人进了村。鬼子、伪军三个一伙、五个一堆，有的在挨家挨户地抢东西，有的在放火烧房，有的从屋子里挨个地拽出大人小孩，逼着往村东北走。

卤鸭店的老头见一群敌人一窝蜂似地正冲街南头涌过来，急忙把铁桩拽到房后说：“快走，以后再算账吧。”

铁桩亲眼见到敌人的暴行，心里翻腾着一股怒火，恨不得冲到大街上去干掉几个敌人。又一想，不行呵！一个人寡不敌众，不能硬拚。他急忙绕进一条僻静的小胡同，三转两转，来到村东南角离河边不远的一间小屋，贴着墙根往河边看。坏了，两个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河边站岗呢。

这时候，从一个小胡同里又过来了三个鬼子兵。铁桩赶紧藏进小屋旁边一间柴禾棚子，透着缝看着敌人。只见两个鬼子拐进西边胡同去了，剩下的一个，走到小屋跟前，一脚踹开屋门，呜哩哇啦喊着冲了进去。

屋里传出来哇哇的孩子哭声，紧接着是一阵撕打的声音

音，一个女人愤怒地骂着：“畜牲，野兽，我跟你拚了！”

铁桩听了，火冒三丈，急忙出来，随手在墙头抄起一块半截砖，闪身进屋。只见炕上一个青年妇女正双手箍住鬼子兵的脑袋，咬住那鬼子兵的耳朵不放。鬼子兵疼得半跪在地上，拼命想掰开那妇女的双手，枪已经扔在了一旁。炕头上是一个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孩子，在不停地哭。铁桩一步蹿了上去，举起砖头，照准鬼子兵的脑门狠狠地砸了几下。那家伙手一松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

青年妇女见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把鬼子兵打死了，也顾不得问什么，只说了声：“快跑！”

铁桩说：“不行，得把他藏起来，要不会连累你。”

那妇女着急地说：“你不用管了，待会儿再来了敌人，你就跑不了啦！”

铁桩把敌人的大枪藏在炕洞里，用胳膊夹住鬼子的死尸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：“大嫂，你赶紧把屋子收拾一下。”说着，出屋进了柴禾棚子，扒开柴禾堆，把死尸放在底下。他怕鬼子没死，又狠狠地掐了掐鬼子的脖子，摸摸胸口，心不跳了，这才用柴禾把死尸盖得严严实实。

铁桩悄悄从柴禾棚出来，见河边上两个敌人还在那儿站岗。他想从另一条胡同绕到岗哨的背后，刚拐了个弯，迎面又碰上了两个鬼子兵。再想避开，来不及了，敌人的枪口已经逼住了他：“你的，那边的开路！”

铁桩由两个敌人押着，穿过小胡同，来到大街上往北走。大街上，烟雾腾腾，一片火光。两边的房子都着了火，

屋架门窗烧得劈啪乱响，有的房梁烧断了，轰隆一声，房顶塌了下来。席市上，一堆堆织得很精致的花席也在大火里烧着，有的已经成了灰。粮食市上，横躺竖卧地扔着好些口袋，高粱、小米和玉米洒得满地都是。满街是一阵阵的焦糊味，直往人鼻子里冲。铁桩一路走，一路看着这凄惨的景象，心里就象开了锅。过去听赵亮同志讲过日寇奸淫烧杀，总还是隔着一层，今天这是亲眼见到了。这南淀以往常是多么热闹的一个集镇，现在竟成了一片火海；乡亲们累死累活种出来的粮食、织出来的花席，眼看着成了灰土。日寇啊日寇，你们这样横行霸道，中国人民是饶不了你们的。等着吧，过不多久，我们的游击队组织起来，就要狠狠打击你们，叫你们知道白洋淀人民的厉害！

铁桩走着，想着，被押到了街东北靠河边的一座大院。

这大院是个演戏的地方，四围都是砖墙，有的地方已经坍落了。大门临街，门外两边站了二十几个伪军，都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，一挺轻机枪冲院里架着。院里，挤满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和别处来赶集的人们，大约有两千多人。戏台紧挨着河边，一边有一个后门。戏台上，一挺机枪张着嘴正对着群众。鬼子官站在台上，身边是几个汉奸，身后有几个护兵。台下，三四十个鬼子兵枪口冲着群众，群众面前点着一堆大火。

铁桩进院的时候，鬼子官正在台上吼叫：

“谁是共产党，谁是自卫队，快快地讲！”一连问了三遍，下面鸦雀无声。鬼子官叽咕了几句什么，一挥手，汉奸翻

译走下台，从人群里拽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，到了火堆旁边。

汉奸翻译呲牙裂嘴地问：“你说，谁是共产党，谁是自卫队？说了就放你，不说就烧死你！”

女孩的脸被火光映得红彤彤的，两眼闪着光，嘴唇紧闭着，一个字也不说。

铁桩怕女孩遭了毒手，使劲地在人群里往前挤，想到最前边去。

两个鬼子兵架着女孩，从一排排的人群面前走过。汉奸翻译说：“你看谁是，点个头也行。”

全场静悄悄的，人们屏住气，两千多双眼睛都亲切地看着女孩。女孩紧咬着嘴唇，平静地从乡亲们面前走过去，她的头一动也不动。

那汉奸看已经走了大半个场子，还一无所得，气得狠狠地照女孩脸上就是一巴掌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不说，就烧死你这个小八路！”

女孩子脖子一挺，倔强地昂起头，还是一声不吭。

台上的鬼子官急了，一声狼嚎：“死了死了的！”两个鬼子兵拖着女孩就要往火堆里扔。

女孩的妈妈高声喊着：“孩子，我的孩子！”一下子扑上去，死命地拽住女孩的衣襟。鬼子一刺刀，戳在她手上，鲜血直流，手松开了。

全场群众眼看女孩就要被扔进火堆，一齐往前拥，人群里一片喊声：“不许烧孩子！”“孩子犯了什么罪？”前边的人

有的伸手要去抢救那女孩。铁桩这时候拚命挤到了头里，他眼里冒着火，脑门上青筋鼓得老高，噌地蹿上前去，劈手夺过了女孩。两个鬼子兵正要去抓铁桩，拥上来的群众一下子把女孩和铁桩团团护住了。

台上台下的敌人大吃一惊，鬼子官慌忙走下台，晃着指挥刀一阵狂叫。汉奸翻译嚷着：“散开，把这两个人交出来，要不就开枪了！”

所有的敌人一齐举枪，枪栓拉得哗啦直响。南淀口两千多群众面临着—场血腥大屠杀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人群里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等一等，不要开枪！”随着喊声，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，逼近了鬼子官。

鬼子官吓得倒退了两步，吃惊地问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”

那青年一手叉腰，另一只手指着鬼子官说：“你们不是要找共产党、自卫队吗，为什么杀害老百姓？把枪都放下来，我告诉你们！”

全场群众四千多只眼睛一齐集中到这青年的身上，只见他膀大腰圆，身高足有六尺，上身穿一件半截袖的破白小褂，腰里围着一块油布围裙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直逼鬼子官。人们一下子认出来了，他是东街铁匠铺掌钳子的张威，南淀口村的自卫队长。人们不知道，他还是地下的党支部书记。大家见张威挺身而出，都替他捏着一把汗。

鬼子官上下打量了一番张威，看他沉着镇静气概不凡，

觉得大有来头，便摆了摆手，叫鬼子、伪军放下了枪，又问：“你是共产党？”

铁匠张威挺胸回答：“不错，我是共产党员。”

“你把共产党、自卫队统统交出来！”

“这儿人多太挤，看不清楚，我得站高一点。”

两个鬼子兵把铁匠张威押上戏台，鬼子官和汉奸翻译也跟了上去，站在张威身边，要他用手指出来谁是共产党、谁是自卫队。

青年铁匠靠近机枪射手站着。他放眼四望，村里大街上是一片大火，满村都是滚滚浓烟；再看院内，两千多群众都在敌人刺刀枪口的威胁之下。他想，敌人今天突然从水旱两路大举进村，看样子是想搜捕我地下党员和自卫队员，血洗南淀口，打击我白洋淀抗日力量。敌人要进淀“扫荡”的风声，昨天县委已经通知，村里的干部和群众也转移走了一半，可是没料到敌人会来得这样快、这样早。现在，敌人用这样狠毒的手段对付群众，眼看着两千多群众马上要遭毒手。要想完全避免牺牲是不可能了。反正是个死，不如动员群众跟敌人拚了，还能减少一些牺牲。

想到这儿，他大声喊道：“共产党员，自卫队员同志们，乡亲们，起来跟敌人拚呵！”腾地飞起一脚，把敌人的机枪踢进了台下的人群里。一扭身搂住了鬼子官，一拧就摀倒在台上。鬼子官拚命挣扎，两人滚在了一起。台上的敌人乱了套，怕伤了鬼子官，不敢开枪，一个鬼子兵照张威腿上插了一刺刀。张威更不怠慢，照着鬼子官的脖子，狠劲就是一